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三終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息齋道人解

德經下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外以治人內以事天若嗇嗇者無所不嗇之謂也謹與內閉與外內心不馳外心不起之謂嗇

故能早服內服其心外服其形穿然不動則德有所積積於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猶可也人知其可以有國而不知可以有國者猶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況其下者哉此所謂深根固蔕治人事天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譎怪道通爲一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使鬼而有神凡恢奇譎怪皆化而爲道道豈有傷人者乎本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於鬼神皆不能以神傷物故人鬼而政治幽而鬼神兩不傷故人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靖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牝以靜而下物故牝常勝牡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必得小國以小國而下大國則必得大國故大國或下小國以取取小國或下大國而取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故

大國不過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大國夫如是而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故大國尤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奧者藏也道為萬物之所貴如奧之能藏物賢者以道為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依於道則其美可市行依於道則其尊可加於人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由人各根於道不幸而陷於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善道之而已使雖以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出一善言建一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豈小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日而得其善使不幸而至於善則亦足以自免於惡此豈不足以為天下貴耶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為無為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則物不費世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為一夫大小多少尚等而之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為所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於天下之故豈有心於為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為而先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於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於物故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之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以不持持其安儻有微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持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於未亂譬如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吾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為之即為敗之有意執之即為失之由其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為之執之咎也使其始不為其始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此世所以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為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衆人目過於色耳過於聲吾以不學為學收視反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為夫豈有為之執之病哉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夫所謂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目視非色耳聽非聲為聲色之所留礙而不知見聞覺知有出於聲色之外者今遠告人曰爾之見聞覺知皆非眞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明民將以為愚而憐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於聲色不知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為示之以澹泊且猶未悟而況欲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於多智智不以正其智為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偽也故以之治國為國之賊儻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上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未有我素朴而民多欲者是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

玄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

江海所以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為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兆欲與之爭乎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者以形求也若以形求大雖至於天地要其所止也天下皆為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凡物不足

以肖其似若有肖其似則吾亦一物其細已久矣然吾之所以能成其大者猶有三寶持而保之此其所能用大也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三者非所以為大然用大者皆莫加焉夫大不可以形求也大不以形而全其用故其大有不可測夫唯慈然能救物物失其所雖蹈水火赴白刃有所不辭非匹夫之勇所能及也夫惟儉然後能施蓋吾之所欲者愈寡則其所施者愈博非大而無當者所能及也夫惟不敢為天下先然後遇物而不折蓋不為先則所為者皆應而已應而不先動不自我我雖動而人不怨非興事造作者所能及也勇依於慈故其勇不竭廣依於儉故其廣莫窮先依於後故其先莫敵使徒用其勇徒用其廣徒用其先則不終朝其死矣夫兵者不祥之器苟非以慈為本救民於水火之中使人知凡所以殺人者皆慈焉吾未見其可也吾以慈救民則天亦將以慈衛之

善為事者章第六十八

善為事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聖人身且不有而況於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為士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為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

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至於自言則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孟子亦曰今之諸侯苟行王政則隣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孔孟之言不過如此老子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曰兵者不祥之器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推此而言亦孔子之謂未聞孟子之為王政也至於不得已而用兵則若無足而行無臂而攘無敵而仍無兵而執此即孔子所謂我戰則克孟子所謂未有能濟者聖人之用兵每不得已豈有輕敵求勝之心哉我輕敵而必為之則是兵端自我苟有不勝則民不直其上故以兵相加抗日持久而不暴用其民者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大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為可為無事可事豈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學不可學而心動即偽為無為而寐然不為者未必是事無事而終日事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為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不同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夫惟人之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為貴使我之知不出於衆之知則為我者亦不足貴矣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者逐物故多偽不知者返本故近眞人能知不知為近眞知知為多偽則為上矣儻不知知之為偽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病為藥其病有不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為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人足於內視人之喜不加益其不畏不加損是以皆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人不畏已者難使我忘人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

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人皆知勇於敢不知勇於不敢勇於敢者蹈白刃也勇於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白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以為難者歟輕於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之況衆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猶其惡於用勇也人自知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强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此章言世之刑罰不足恃以為治也民不畏死吾奈何以死懼之使民果畏死有為奇者執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漢用法疎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於漢此亦足以見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於冥冥之中不可逃也若必欲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

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於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此章汎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非所以為道而近於無為剛強雖未離於道而涉於有為無為則去道不遠有為則言凶悔吝隨之則益遠於道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衰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衰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又能以已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於天下而不欲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水無情尚以柔勝而況於物之有情乎書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三代嘗以是德民矣此之謂受國之垢受國不祥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怨之不可以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强和之亦必餘怨以此爲善皆未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於右契恩怨取與吾何心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强其所無不責之也聖人之治天下如司契者之求合大小長短彼各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私焉若必欲强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不失善蓋亦司契而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

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則什伯之才用什伯之才用則大者棄矣民輕其生則遠徙而不顧徙而不顧則無所不為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愛其生而不遠徙則雖有舟車無所用雖有甲兵無所陳復結繩而治之猶可也使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各安其居雖隣里相望而不往來必其衣食足而無求然後可以至此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已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言之信者不必美者未必信言之善者不必辯辯者未必善知之正者不必博博者未必知聖人於道無分毫愛惜之心惟淺狹者自以其淺狹而疑人以為未必信未必善未必知或溺於美或惑於辯或流於博皆不能有得也豈知聖人於道如海之大施而不積既以為人而已愈有既以與人而已愈多恨世之人器量之微求於我者狹不足以與之也亦如天焉利物而天不害而物不爭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讀家藏道德經二十家評註

昔者老子因關尹之固請始述上古大道之玄：何嘗有意樹幟於後世今夫五千言實

叙事不切語句鄙俗疑製失

經后人勿看前人之幸也

百王之取則聖〻之相傳自宋儒闢後崇者愈尊注者更盛恭逢明太祖用神盤桓其書洞契猶龍之旨乃罷極刑而注聖經煌〻序贊照耀古今於是文成王公守仁太僕歸公有光尚書徐公學謨相國沈公一貫莊簡楊公成太史焦公竑薛公蕙皆表〻名臣有評有註若讀之猶未醒者其秦奸王拗之流歟噫是道也宋人聞而大咲者衆矣孰能勤而行之者乎

至道存而不亡壽乎萬世故太極左仙公云五千文宣道德之源惟有道者寶之已已上元七十八歲道人冷〻蟾稽首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四終

侍御李公按楚時出所笥藏道宗書以授

憲副馬公命厚鍥梓厚奉而竟業乃作而言曰天地之始夫何為哉然而萬化蟺運靡不根於沕穆而萌於坱漭者何也無為者固衆為之宗也故老氏之教絀營去羨虛默靜篤無事以為衆事祖不物以為群物母蟬蛻埃壒而歸諸天地之自然此其大指也自六經既定而是書始晚出關尹莊列復起而翼之漢興儒者多尚其術至用以治天下太史公序六家為豔稱焉豈其說有不可盡廢者耶夫聲利之灼人心

也若封谿之往嘗醴而懼然每甘之而不能去者以善入也故曰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盖自古患之矣試令取是書潛繹焉有不爽然自失者乎故不宰宰之大化乃興無為為之胡施而弗成茲二公命梓之意其嘉惠来者非淺尠也廼趣諸梓人精鍥之屬告成事輙不揆而申臆於末簡

江夏縣知縣門生黄世厚謹跋